

日本文学

1982



日本文学

1982年第2期/总第2期/目录

● 日本作家就中日文学交流答编辑部问

加藤周一/津村节子/三好彻/泽地 久 枝/进藤纯
孝 [1]

● 井上靖特辑

小磐梯 (小说) 缪伟群译 [7]
伊那的白梅 (小说) 林 川译 [28]
胡 姬 (小说) 芥永彬译 [52]
井上靖诗抄 黄圣力译 [62]
井上靖及井上文学 (评论) 李 明 非 [66]
西域小说《敦煌》 (评论) 郭 来 舜 [71]

● 芥川龙之介特辑

西乡隆盛 (小说) 林怀秋译 [74]
荒野抄 (小说) 柯森耀译 [88]
土蜘蛛 (小说) 刘 荣译 [98]
海 豹 (小说) 曲小萌译 [112]

- 年末的一天 (小说).....吕可红译〔122〕
芥川龙之介和他的创作 (评论).....文 洁 若〔127〕
略谈《地狱图》 (评论).....仰 文 渊〔136〕
-

● 文学活动回忆录

- 秋田雨雀氏与我们留日进步青年
.....雷 石 榆〔144〕
-

● 文学论文

- 质朴坚定的优秀革命作家.....李 芒〔150〕
——黑岛传治其人和创作
星新一的超短篇科幻小说.....孟 庆 枢〔163〕
-

● 小 说

- 田宫虎彦 银河情死.....于 雷译〔167〕
北 杜 夫 蜉 蝻.....赵 玉译〔191〕
津村节子 夜 光 表.....汤燕婷译〔197〕
生岛治郎 令人担心的来信.....成 宰译〔228〕
-

● 诗 歌

- 岛崎藤村诗选.....卞立强译〔240〕
春天来了／黎明／初恋
你可知道／流星／劳动杂咏
浦 岛

● 中日文学交流

初见茅盾的印象 增田涉作 [255]
放华荔译

郭沫若访问日本 内山完造作 [264]
方 丁译

五四运动以来日本文学研究及翻译目录(续)

.....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

日本文学研究室 [270]

廖承志		封面题字
梅原龙三郎	《蔷薇》	封 面
藤冈心象	《女孩和砂》	封 二
西村计雄	《花》	封 三
富谷一雄	《静湓》	封 四

● 补 白

日本现代文学讨论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 (27) 日本文学之最 (111)
一九八一年日本文学奖〈部分〉 (149) 中日友好 (篆刻) (162) 作家和医
生 (190) 岩波书店 (269)

日本作家就中日文学交流答编辑部问

本刊编辑部曾向日本某些作家、评论家征询关于中日文学交流的意见，他们就下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：

一、您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期望？

二、您的代表性作品是什么？

三、您目前在写作什么？

我们对在百忙中作了热情回答的加藤周一、津村节子、三好彻、泽地久枝、进藤纯孝诸位先生谨表感谢。摘要如下：

加藤周一



1、关于中日文学交流：a,近代（现代）文学的翻译（日语→中国语，中国语→日语），及b,当前最重要的是日本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之间的关系的研究，而这也是我所期望的。

2、敝人的力作是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上下两卷，筑摩书房，东京。它完成于1980年5月。

3、现在在写作《科学和文学》一书。此书完成后，将写作关于J·P·萨特其人与作品（前者日本广播电台出版，后者讲谈

社出版)。

加藤周一 简历：1919年生于东京，评论家、小说家、医学者。中学始喜爱文学，1940年入东京大学医学部，1943年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。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后，转向文学活动，1946年文学考察的见解受到了广泛的注意，1949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晴朗的一天》，五十年代前期以《抵抗的文学》等一系列论著，奠定了文艺评论家的牢固基础。1951——1955年赴法国从事医学研究，回国连续发表论著《日本文化的杂种特性》和长篇《命运》等。1960年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学。六十年代出版论著、小说多种，其中回忆录《羊的歌》受到广泛好评。1970年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讲学。1971年访问中国，出版了《中国往还》、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、短篇集《幻想蔷薇的城市》、美术论著《称心独语》等，则是七十年代的代表作。1978年出版了15卷本的《加藤周一著作集》。

津村节子



一、日本的文化很多受了中国的影响，对具有悠久历史和很高文化的邻国——中国，日本人民抱有尊敬和亲切的感情，希望中日文学交流进一步繁荣起来。

二、获得芥川奖的《玩具》及其连续的一组私小说，单行本题名《最

终》，长篇是《火焰在飞腾》。

三、在名为《周刊朝日》杂志上写关于日本的家庭问题（父母子女、夫妇、升学问题等），题名《冬天的银河》。

津村节子 简历：小说家。1928年生于福井市，幼年时举家迁东京。战争年代从女子中学被动员进入文部省技术补助员养成所，中学毕业后到小林理学研究所当研究助手。1947年进都来美服装学院学习，1948年毕业后开设服装店。1951年入学习院短期大学国文系。1959年出版小说集《华烛》。1964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最终》。1965年发表《玩具》，实际上是《最终》的一部分，获芥川奖。津村节子善于捕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家庭关系问题，父母子女，亲朋故旧，夫妻生活等等常是她写作的主题。她写作的小说尚有《女人的椅子》（1967）、《夜光表》（1969）、《石蝶》（1970）等。

三 好 彻



祝贺《日本文学》杂志创刊。

以下对贵刊所询，谈谈想法。

1978年5月，敝人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（团长井上靖先生），访问了贵国。当时有机会和众多的诗人、作家交换了意见。翌年在日本迎接了贵国的代表团（团长周扬先生），有幸在家中招待了他们。通过这种经历，我觉得不用翻译帮忙，能够直接交谈的话，该是多么好啊。我们日本人由于学校的教育，能够懂得古代中国语言，也就是懂得汉文的意思。我爱读的书籍之一是中国诗集。

但是我看不懂现代中国诗人、作家的作品。在日本，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俄国等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，翻译的范围很广，读来不难。但对于中国的作家，只不过是小规模地介绍，原因是熟悉现代汉语的文学家太少了。这种状况和过去五十年的

历史决不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，象已故周总理曾经说过的，如果要真正恢复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，就必须开创道路，对这点我确信不疑。但是这条道路决不是平坦的，有很多关卡，堵在前面。

说到文学交流，内容会涉及到许多方面。最重要的，首先大概是相互翻译作品吧。谨向研究日语的诸位表示敬意。

下面谈谈我的作品。著书已过百册（数字无误，在日本现代作家中，这是平均数字），代表作品如下：

《圣少女》（获第58回直木赏，是现代小说，以年轻一代的堕落和天真为主题）。

《风尘地带》（获第20回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赏，以印度尼西亚的九·三〇军事政变为题材的侦探小说）。

《革命浪人》（是描写中国革命先行者孙文先生和日本人宫崎滔天友谊的作品，副标题是《孙文和滔天》，历史小说。）

《契·格瓦拉传》（描写古巴革命家契·格瓦拉从生到死的传记），北京图书馆藏有这本书。

其次，正在写作中的作品：在杂志《中央公论》上连载的《近世记者传》，作品取材于日本新闻草创期活跃于文坛的记者的文章和生涯。预定今夏完成。

最后敝人自我介绍，一九三一年生于东京，横滨国立大学毕业，担当读卖新闻记者，一九六五年退社，以后专事创作。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，日本笔会理事，日本文艺家协会评议员。爱好：围棋。五段。

三好彻 简历：小说家。1931年生于东京，1951年旧制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毕业，入读卖新闻社，从事记者生涯，1965年退社。1959年以《遥远的声音》获文学界新人赏佳作，此后开始创作，写作了《光和影》、《风吹向故

乡》、《黎明时刻》等，1967年《风尘地带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，1968年《圣少女》获直木赏。六、七十年以流行小说作家而驰名，写作了不少社会倾向的小说，代表作品有《闪光的遗产》、《异国天空下》、《格瓦拉传》、《追迹》、《革命浪人》等。

泽地久枝



一、期望贵杂志的事业繁荣发展。愿尽速地交换资料。

二、谈不上什么力作，我喜欢的著作是描写1978年（明治11年）八月近卫炮兵叛乱的《火在我胸中燃烧》。

三、目前正在整理去年已在杂志上发表的，描写明治末年，27岁就离世的文学家石川啄木的妻子节子的生平的文章。现正在撰写《昭和史中的女性》，其中一篇写的是郭安娜、陶弥丽姐妹俩，是成为日中桥梁而和中国人结婚的佐藤姐妹的故事。

泽地久枝 简历：传记与记录文学作家。1930年生于东京，童年、少年时代在我国东北度过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，后从事妇女杂志记者工作，七十年代转向传记文学和记录文学创作。1972年出版《妻子们的二·二六事件》，以实地访问和大量文献调查的文学风格引起广泛注意。1974年发表的《密约》，揭露了外务省泄露机密的丑闻。此后还出版了《黑暗日历——二·二六事件和武藤章》（1975）、《女人在热烈生活的时刻》（1976）、《打烙印的女人们》（1977）、《和你相似的人——十一个女人的履历书》（1977）。1978年出版《火在我胸中燃烧——被遗忘的近卫军叛乱和竹桥事件》获日本记录文学

赏，1979年出版《昭和的女人》获文艺春秋读者赏。近作有《温暖的旅行》(1980)、《石川节子》(1981)。泽地还是绿川英子传记文学家。

进藤纯孝



一、中日文学交流欲取得真正的成效，必须寻求双方共同关心和具有兴趣的课题。为此，需要文学家之间不断的交流，期望提供这种场所的《日本文学》杂志能发挥巨大的作用。

二、《志贺直哉论》、《芥川龙之介》、《川端康成其人其作》代表我的文学成果。

三、现正着手写作《中岛敦传》。我对《山月记》、《李陵》等作品中作舞台的中国，有很大的兴趣，我于1981年10月至12月的访华，也是这项工作的一环。

进藤纯孝 简历：评论家，1922年生于东京。本名若仓雅郎。1946年加入新潮社，从事编务。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伦理学专业，1952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活动，与称为“第三新人”的作家们往来密切。1955年第一本评论集《战后文学的旗手》问世。1957年由现代文艺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评论集《反叛作家论》。1959年出版长篇评论《宣传中的文学》。六十年代进入评论的最活跃时期，1961年出版《文与孩子与先生》，1963年出版《有思想的女性的生活方法》，1964年出版《芥川龙之介》，1969年出版《川端康成其人其作》。1970年出版《志贺直哉论》，1972年出版《文坛百人》，1977年出版《作品展望·昭和文学》和《文坛私记》。1981年十月曾来我国访问，从事学术交流活



小 磬 梯

通常说，喜多方到桧原有六里路^①。早上八点多从喜多方动身，就算是边走边逛，下午两三点也准能到桧原。可是，过了大盐村，这条路上还有个叫大盐岭的山口，那是好几町长的岩石陡峭难以行进的山路^②，攀上攀下非常吃力。尽管如此，驮东西的马队还是每天来来往往。对一个年青力壮的人来说，这点路算不得什么。这大概就是从若松到米泽去的米泽大道了，中途还要经过喜多方、桧原。在火车四通八达的今天，它早已失去了作用。然而明治中期那时候，确切地说，明治二十一年^③七月十三日，我

① 日本的一里等于3,924公里。

② 日本的长度单位，一町约合109米。

③ 1888年。

们从喜多方动身那天，这条路上人去马来，十分繁忙。桧原这一带的许多人家，靠制作漆器木胎为生，也许是这个缘故，往若松送货的驮马，每天络绎不绝。

从一开始，我们就象获准休假似的，对这趟出差的兴致很高。我是作收税员工作的，一提“收税员”，人们几乎总要联想到横征暴敛、黑了心的狗腿子。其实并不然，用现在的话讲，这职务大概应当叫“耕地调查员”。

当时，郡公所负责税收工作，每隔一年，就要对所管辖的各乡耕地进行一次调查，以便对扩耕的农田征税。我在喜多方工作——对了，当年喜多方的街道还没个模样，小田附村和小荒井村就以田附川为界。在小田附村的郡公所里，用当时的话讲，我的工作就是“量地的”。包括桧原村在内的磐梯山北麓，一般都管它叫内磐梯，这一带山间散布着几个小村寨，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就是要对这儿的耕地进行测量。

除我之外，同行的还有留吉、金次两人。留吉已是快五十的人了，两鬓现出白发，体态清瘦而为人正直，看他挽起来的和服底下露出的两条细腿，显得有点单薄，可是爬起山来，我们谁也赶不上他。金次是个三十岁的小伙子，寡言少语，总是那么闷闷不乐。他也高卷起和服，穿着草鞋。唯独我，还多少有点测量员的样儿，穿的是工作服，藏蓝色裤子正好盖到脚面，脚上一双草鞋，腰里还揣着一双备用的。

我是队长，年岁却最小，这年才二十八岁。二十岁时，我曾经在横滨的外国测量技师手下作过事，掌握了一些测量的经验和知识。所以，在乡下的郡公所里，尽管年轻，却当然地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。关于测量工作，留吉当然是一窍不通。本来，他是来郡公所打短工的，让他给测量班帮忙，在这期间，他总要摆出

测量班成员的派头，或许他本人就是这么想的。金次是为进行这次测量，从喜多方新雇来的文书，字写得挺漂亮。

出差初步预计为十天左右，从开始就把日程安排得很宽裕，时间满够用。第一天，从喜多方到桧原，道儿又熟，若是早早地赶到当晚的住宿地桧原，在那儿无所事事地闲逛，村里人会觉着碍眼。于是，我们就在中途的茶馆里泡蘑菇，在山顶上的树荫下午睡，走走停停。娶媳妇不满一个月的文书金次，一坐下来就打瞌睡，留吉总拿这事取笑他。

天气渐渐地热了，走几步就是一身汗。止住脚，干爽的风又送来凉意。据说，这地方一年之中最舒适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。今年的雨季去得迟，已经进了七月，还没见过象样的晴天。气候不大正常，人们担心又要影响庄稼的长势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天气开始转晴。漫长的日子里，看到的天色总是那么阴郁，而今，那一尘不染的大气，那蕴藏于山野之中，充满着旺盛活力的青绿，以及那洁净无瑕、深远清彻的天宇的蔚蓝，在我们眼里，都显得不同寻常。它预示我们，即将开始的旅途生活会充满光明与欢乐。

当天，四点钟以后，我们来到桧原。半道上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当我们从大盐岭下来，沿着桧原川，走在悬崖边的山路上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位六部^①模样的女人。她默默地站在我们面前，挡住去路，一个劲地唠叨起来。听不清她的话，于是我们便凑过去。她细声细气地说着“回去，回去，别往前走了，当心呀”。这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一身普通的灰衣裳、灰手套^②、灰绑腿、灰袜子，手中拎着铃铛。因为上了年纪，她黝黑的脸上全是雀斑，看上去有点存心不良，凡事又不肯让人。她说话的时

① 云游僧侣。

② 汉字作“手覆”，盖住手背的杓形布——原注。

候，眼睛不看着我们，两只眼睛出奇地发亮。

我和金次不和她纠缠，溜了过去。留吉正要躲开，那女人却转到他前面去了。留吉东躲西闪两三回，好不容易才从这女人身边走脱。“这疯子真难对付。”留吉说着，朝我和金次赶来。他好象还惦记着刚才的事，走出好远之后，又几次回过头去看那个女人，一面嘟囔着说：“还瞧着我们哪，要倒霉的。”

算了，虽然发生了这么一桩事，可终究是出门的第一天，只要能从郡公所无聊的琐事中解脱出来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事后，我们觉察到那一天发生过好几回轻微的地震。有一次，正走到桥上，虽然不是吊桥，桥桁却轻轻发出声响，并且朝铺有桥板的那一面弯曲。地震啦！留吉说道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们也感觉到有过很强的地震。这一个月来，我们对地震习以为常了。甚至在喜多方，人能感觉到的地震，一天也要发生一两回。

我后来想，决不该把那疯女人的话当作是毫无根据的而付之一笑。当时我们要是听从她，从那儿退回去，如今我们每个人都会循着各自的人生之路安然地走下去，不至于有那么悲惨的结



局。人类的智慧啊，终究是有限的，对未来毫无预见。当时我们恰恰是向着毁灭，或者说是向自取灭亡的地狱之门，一步一步地走去。

前面说过，桧原是沿米泽大道的宿营地。这是个有五十四、五户人家的村庄，过去似乎被称为桧木谷地，周围长满桧林，简直可以说被桧林裹起来了。倘若粗略地说明一下它的位置的话，那是在磐梯山后坡、吾妻山西侧、座落在高曾山半腰处的冷僻山村。四周全是大山，平地很少，耕地不足，象书上所说是块“脊薄不毛之地”，村民专以做木胎、剥楮树皮、赶脚为生。

这儿有三家客店。顺着来自喜多方的这条路，向东北一直走，翻过两郡交界处的山岭，走上三里，便是羽前的纲木，再走三里，就到了米泽。因此，虽说是个小山村，作为传播文明开化新风的通路，当年远比今天重要。好象是四、五年以前，相扑的大达先生一行也是由此到米泽、山形去的。我们由村公所的人领路，来到旅店门口脱鞋处的土间^①，那儿挂着块大匾，上面写着“大达关一行御宿”，想必当初他们在这儿住过。

不过从明天起，我们就得在桧原和米泽大道分手了。离开大道，向南拐个直角弯，要沿着长瀬川到磐梯山北麓的密林中去。从桧原往前走上一里半路，有个七户人家的细野村，也属桧原管辖，再往前走一里，是有二十户人家的大泽村。到了大泽，就算到了磐梯山脚下。从大泽到磐梯山山腰处中汤、上汤的温泉疗养场，包括上山的路在内，才一里多地。从大泽绕着磐梯山根走，东北方向一里处是个只有十二户人家的秋元村。

这次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上述的细野、大泽、秋元三个部落

① 日本式房屋没铺地板的房间。

的耕地进行调查。我们觉得村公所驻地桧原来去方便，什么时候调查都行，便把它安排在后面。趁着雨期刚过，暑热未来的短暂时期，先对隐匿在密林深处的三个小村子进行调查，自然是最合适的。

当晚，我们在客店里同村公所的同事们商议，决定派春太郎、阿条、信州三位村公所干事协助我们。“信州”这名字很奇怪，可大家都“信州”、“信州”地叫着，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。春太郎、阿条都是年过六十的老者。春太郎举止庄重，两只大耳，一派福相，俨然是个大家居士。阿条正相反，他一步一拐，塌眼睛，高颧骨，一副乖戾相，一看就知道。信州是个口齿伶俐，手脚麻利，村公所的杂务，一肩独揽，有点小才气的小个子。年纪似乎在三、四十岁上下，从外表无法判断。

这三位村民，作为土地调查监督，自然是要和我们一道去现场。进入明治新时代还不过二十年，一提税金，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欺骗或抢劫。调查仅有四十几户人家的耕地面积，也要这样兴师动众，在当时还是必要的。

第二天，七月十四日的清晨，一行六人辞别桧原。本村的春太郎、阿条、信州三人的行装跟喜多方来的留吉、金次一样，用布蒙在头上，腿上打着绑腿，脚上穿着草鞋。我们走到旅店大门口的土间。这时，当天第一次地震发生了。这是最近接连出现的地震中最强的一次。我们，还有几个店中的女人都窜到街上。

离开客店，快出村的地方有座桥，我们将在那儿到对岸去。道路从这儿缓缓向南拐去，进入一片布满碎石的干河滩，人们管这儿叫岩石川原。刚到这里，又发生一次地震。从这次地震的强度来看，象是刚才那次地震的余震。谁也没提地震的事，只是在那一瞬间一齐停住了脚步。这里到处铺满碎石，早晨的太阳照在

这些石头上，照在生长在石缝间的杂草上。早早泛起的水气，使人想到中午的炎热。望着水气在抖动，同时感觉到大地在摇晃，一种不安莫名其妙地跑进我的头脑中来，大地这造物，靠不住啊。其实这是一瞬间的事，象掠过的鸟影似的。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多无聊啊。但是，我立刻把这件事忘记了。

自从过了河滩，磐梯山脉顶端的大磐梯、小磐梯、赤埴三座高峰在道路前方排列得整整齐齐，看上去有种男性的威武。老听别人讲，从内磐梯观赏到的山色是如何的美，果然，我觉得这壮美的大山比传闻中的还要好呢。从山麓到岩石川原一带，桧树、橡树、榉树、枫树、枫树等乔木与杂树混生在一起，形成黛色参天的原始森林。磐梯山脚下，树木的品种稍稍规整一些，红松、白桦等覆盖着磐梯山。从岩石川原远眺，林海一望尽收眼底，十分壮观。在那森林中，有我们将去调查的三个小村子。想来这事令人难以置信，在这茫茫森林中维持人类的生存，令人感到有点可怕。

在细野近前，道路分成两条，一条通向中吾妻山麓方面，另一条，不消说，通向我们所要去的磐梯山麓。走岔路口右边那条路，然后通过长长的圆木桥，过了河便来到长濑川右岸。

过桥时，村公所干事信州发现许多癞蛤蟆成群结队地移动。

“那大石头和小石头当中挤来挤去的，不是癞蛤蟆么？”

听信州一说，大家都向那边看去。我们瞧见多得数不清的癞蛤蟆在成群地移动。跳着，动着，一刻不停。它们的同类从后面紧紧地拥上来，前头的只得再往前走，叫人感到它们是对集体行动异常忘我、专心、认真的一群生命。

不知是惊，还是怕，众人纷纷议论着。留吉、金次、春太郎、阿条、信州都久久地望着这罕见的事儿出神。信州讲，他曾见